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

第三回 貪賄賂屈打成招 定罪名充軍發配

結交朋友兩相通，無是無非莫關情；臨難扶持多美意，恰如同胞一母生。

話表郭英下堂來，賊膽心虛，遂即使上兩千銀子上下打點：劉知縣一千五百兩，三班並六房五百兩。次日，劉知縣升了早堂，吩咐帶李興周。眾衙役把李興周帶到堂下，興周向上躬身一禮，口尊：「老父台，生員冤枉，求父台作主。」知縣說：「生不見人，死不見屍，哪有冤屈之處。本縣料你也不肯實招屍身掩埋何處？常言道：『人心似鐵，官法如爐。』」不容分辯，賊官劉知縣吩咐看夾棍上來，堂上一呼，階下百諾，禁卒把夾棍嘩啦一聲摔在堂前，青衣皂役，動手把李興周兩腿夾起。知縣吩咐：「收攏。」李興周「咳嗽」一聲，暈迷過去。急用草紙煙薰、用涼水噴，甦醒過來。李興周哼哼不止。知縣叫：「速速招來！」李興周說：「令生員招嗎？想必是郭英這小子買通了爾等，要屈打成招，不招也不行。罷了，有供。」知縣說：「供上來。」李興周說：「我把我妻勒死，屍身扔在黃河。」遂畫上供。劉知縣吩咐上了刑具，送入南牢獄中。劉知縣退堂，令師爺寫了一套文書，申詳上司，無庸細表。

且言郭英見李興周畫了口供，定了案，心中暗喜。又使人到家中拿來一百兩銀子，親身來到監門，用手把監門拍了三拍，有一牢卒出來，走至監門之裡問是誰，探頭一看，說：「原來是郭相公有何事？」郭英遂袖出兩個元寶說：「這有薄儀奉送，所為李興周。」牢頭手接元寶說：「我明白了。」郭英說：「要死的。」牢頭點頭說：「郭相公請回罷。」這正是清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。牢頭進了裡監說：「李相公你好受用。」李興周說：「我受了非刑，受用從哪來？」牢頭說：「狗屁，俺們這裡一不種糧，二不收米，僱船要船錢，住店要店錢，靠山吃柴，靠河吃水。」李興周說：「我明白了。」牢頭說：「你既明白，可就拿來。」李興周口呼：「禁公，我家無隔宿糧，焉有銀錢奉送。」

牢頭說：「你不如寫信去求親朋告貸。」李興周說：「就是郭英是我至親，該我一千銀，我反倒坐監。」牢頭說：「你既無錢，又無親朋，你請這邊來罷。」遂把李興周上了三道箍，扔在匪牀之內。牢頭去給李興周打病呈，夜間好害死李興周。這且慢表。

且言李興周有一至友，名俞仁友，家住山西汾州府。本姓於，係於成龍老爺的同胞兄弟，因他打死了人，幸有手眼，充軍兩廣同雲縣，改姓俞。自到同雲縣，知縣關成龍看在於老爺面上，著俞仁友充當該縣的繼承。現今有一盜案不明，上司審問，去伺候此案，並未在衙。現已審明，畫了供，這才回衙。

走進本房，有徒弟王禮，口呼：「師傅，不好了，吾那師叔李興周被了官事。」便將始末緣由言了一遍。俞仁友一聞結拜兄弟被難寄監，追念交情，放心不下，即刻走到監門口，拍了兩下。牢頭走近監門裡，探頭望外瞅，含笑說：「吾當是誰，原是俞師爺，幾時回來的。」俞仁友說：「剛回來，聽說我的至友李興周遭了官司，我來望看他來了。」牢頭說：「你老候一候，」我去取鑰匙去，好開監門。」言罷轉身進去。忙吩咐眾哥們快把李興周放下匪牀來，遂出來用鑰匙開了監門，俞仁友進監。

牢頭讓俞仁友房內坐下，牢頭順口撒謊說：「李相公與郭英互控，李相公仗是秀才，暴玩公堂，因此輸了官司，知縣大老爺將他寄監。那郭英向來不善，親自送來一百兩銀，言說把李相公人在匪牀，送進官宅一張病呈，候至三更天害了李相公之命。我想李相公是一位好人，我豈肯喪良心害他一死。這郭英勢力很大，我若惹惱了他，我就不得了。尋思一回，罷了！」

拉下皇帝馬，出事一男當。暫且把銀子收下，換了錢，我同李相公大家吃吃喝喝，何樂不為呢？病呈也不打，他若來時，我將李相公人在匪牀；暫受一時之屈，他走後我便把李相公放下匪牀來。適才俞師爺扣門，我當是郭英叩門，令李相公上了匪牀，我見是師爺你老，我令伙友把李相公放下來，已在獄神廟安身。」俞仁友哈哈大笑曰：「我不知你等有如此高見，算是多有借重了。」遂同牢頭來在獄神廟見了李興周，二人不由落淚；俞仁友說：「賢弟遭官司，愚兄未在衙中，賢弟忍耐些罷。」忙吩咐牢頭買辦酒食，弟兄二人訴說案情。只見牢頭把酒食擺上，斟上三杯酒，頭一杯放在李興周面前，二杯放在俞仁友面前，三杯自己端起說：「請酒。」李興周滿眼垂淚，說：「酒飯難以下咽，小弟有一件心事托付仁兄。」俞仁友忙問：「有何心事，急速講來，若能辦的到，無不從命。」李興周說：「所掛心者就是你那小姪全喜無倚。」俞仁友說：「賢弟但放寬心，你的兒與吾子一樣撫養。」只見禁卒自外面來說：「外面折馬不知有何公事？」俞仁友聞言說：「愚兄暫且告別，改日再來看你。」遂向牢頭說：「李賢弟總要你多照顧。」牢頭回答：「是，是。不用師爺掛心。」

俞仁友出了監門，來至堂前，只見劉知縣坐了大堂，觀看公文。這劉知縣見公文上寫虎、豹、豺、狼、蛟、龍、鱗、蛇八名大盜，現被獲六名，逃脫鱗、蛇二盜，凡各州縣公文有大盜圖形，務必拿獲解院候審。

劉知縣觀看公文，正然思索，猛見從外進來數名捕役，押解的兩名賊匪甚是面善，一時想不起來，只見二賊跪在堂口，口呼：「大老爺，小的冤枉死了。」劉知縣問：「你家住哪裡？」

姓什名誰？講來。」二賊說：「小的是同胞兄弟，姓葉。山西太原府人氏，販賣絲帛，我弟兄運氣低，船行到這同雲縣，翻了船，俺弟兄住在此處關王廟，現有大老爺捕役說：『俺弟兄來路不明。』誣良為盜，不分皂白縛起，求大老爺作主。」劉知縣把公文上之圖像一對，與二人分毫不差。把驚堂木一拍，喝道：「好兩個該死的賊囚，現有公文圖形。你還捏詞強辯。」二賊無言可答。劉知縣吩咐用囚車把二賊解往河南，打典退堂。

不日之間，已至八月中秋，來了一道加封文書。劉知縣升堂拆看，上寫：「李興周殺妻一案，河南充軍。」看畢標了令牌，飭差役南牢提罪犯李興周。牢役手執令牌到了南牢，一聲高嚷：「李興周恭喜了。」眾囚犯一怔，李興周隨著提牢役來至公堂。

劉知縣冷笑一聲，說：「李興周你恭喜了。」李興周口尊：「父台、生員喜從何來？」劉知縣說：「上司來了公文，赦你死罪，充軍河南，豈不是恭喜。」李興周說：「多謝父台周全。」劉知縣說：「非是本縣周全於你，乃是上司方便。」當堂點名標了文書，解差押令下堂，解役催走，一刻不容的往前行走。

郭英在遠處向差役一點手，二役趕緊過去。郭英領二役到僻處，現出白銀十兩說：「小可奉送二位公差，看風使船，害了李興周，回來二位吃穿不用愁。」言罷而去。二解役接了郭英十兩銀，來至李興周面前說：「咱們趕路，莫誤了路程，走罷。」這且不表。

再表俞仁友領著小全喜在城隍廟玩耍，有一道官口呼：「俞師爺，今日李興周起瞭解，你知否？」俞仁友聞言，大驚失色，遂問：「因何而知？」道官說：「我從衙前過，親眼得見起瞭解，大約此時走出有三里之遙。」俞仁友聞言忙喚：「小全喜快過來，隨我看你父去。」把小全喜背起來出了廟門，向西門奔去。走不多時，望見李興周同二解役往前行走，遂大呼：「賢弟慢走。」李興周忽聞身後有人呼喚，扭頭一看，見是仁兄俞仁友背負小全喜趕來，遂口尊：「二位上差，行一方便，令俺父子見一面。」解役見後面來的是俞師爺，背負一小兒，只得關著師爺臉面，作一人情說：「無妨，只當在此歇歇再走。」俞仁友背負全喜來至近前，喘息一回，含淚口呼：「賢弟起身，怎麼不給愚兄去信？」未等李興周開言，解役口尊：「俞師爺，怪人不知禮，知禮不怪人，李相公何嘗不送去信，是王法森嚴。」

俗語說：『官差不由己，』走得慌了一些，所以未給師爺去信。」

俞仁友聞言，點了點頭，只見李興周在一旁懷抱小全喜，心如劍刺，意似油煎，不由得痛淚直傾，口呼：「我兒，為父充軍河南，今朝見一面，未卜何年何時再重逢？吾兒你好好遵你俞伯父訓教，且忌貪玩，切記！切記！」遂向俞仁友作揖，口呼：「仁

兄，受小弟一拜。」俞仁友用手相攙，口呼：「賢弟，多此一禮。」李興周口呼：「仁兄，小全喜托付仁兄撫養，小弟心無慙念，雖是小弟之子，猶如仁兄之子，竟令仁兄操勞；耐點煩罷。」俞仁友口呼：「賢弟不必過慮，令郎之事，豈有不盡心之理。賢弟路上保重。」又向公差說：「我有些須薄儀，買酒不醉，吃飯不飽，在路上買碗茶喝。」遂從囊中掏出三兩碎銀送過去。

二解役說：「怎肯收俞師爺的厚儀。」俞仁友說：「二位不收，莫非嫌少。」二解役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就此領情了。」二解役收了銀子，口呼：「俞師爺，常言酒盡話無盡，師爺請回罷，天已不早，我們好趕路程了。」俞仁友聞言，背起全喜，向李興周說：「賢弟前途保重，休要悲傷，暫且忍耐，自有山頭之日。

愚兄回縣去了。」

李興周隨著二解差奔陽關大路而行，夜往曉行，饑餐渴飲，非上一日，這日來到黃河渡口。兩個公差同著李興周瞎搗鬼：「一路行來耳聞人言，這裡有三股大路：一股上河南，一股上網廣，一股上雲南。不知哪一股是上河南的。這裡又無人可問，你看河岸上有座孤廟，何不進廟歇息，候有人來問問路再走不遲。」言罷，兩個解差，一個在前，一個在後，李興周居中，不移時來到廟前，李興周抬頭一看，廟門上貼著一副對聯，上聯是：「吹顛黃河口」；下聯是：「獨居水晶宮」；橫匾三個大字，寫的是「龍化寺」，就知是一座龍王廟。三人進了廟堂，供桌上灰塵有四指厚，並無香火，悽慘已極，冷淡可悲。李興周跪倒磕了三個頭，腹中默默禱告，求龍王保佑，祝畢站起，見二解差低聲細語。不知所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